

首辅

SHOUFU

养成手册

YANGCHENG SHOUCE

闻檀 著



【中卷】

红尘辗

是谁情难自抑，
一吻惊醒梦中人。



百川
Baiyuan Press

首辅

SHOUFU

闻檀 著

养成手册

YANGCHENG SHOUCHE

〔中卷〕

红尘振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Best Time

白马时光

目录
卷二

第十七章 教导幼弟

001

第十八章 露出破绽

023

第十九章 状元及第

044

第二十章 霸王卸甲

058

第二十一章 宜宁受辱

072

第二十二章 魏凌出征

089

第二十三章 情难自己

115

第二十四章 青山忠骨

136

红尘报

第三十二章	露出端倪	304
第三十一章	宜室宜家	289
第三十章	同床共枕	269
第二十九章	十里红妆	244
第二十八章	程琅心意	222
第二十七章	筹谋婚事	202
第二十六章	宫宴惊魂	177
第二十五章	迫人的吻	156



果然如魏凌所言，庭哥儿一大早就到她这里来了。他的乳母佟妈妈跟着，提着装文房四宝的小箱子。

如今是冬天，怕外面风大冻着他，宜宁让丫头把暖阁收拾了给他读书用。

暖阁里头烧着炭，屋子里十分暖和。外面又飘起了小雪，倒也不厉害，但已经是满地的碎琼乱玉。比起来更觉得暖阁里舒服。

庭哥儿抿着嘴，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拿了笔。

宜宁在一旁边喝茶边监督他写字，庭哥儿才五岁大，腿都够不着地，在半空里一晃一晃的。因还年幼稚嫩，握不好笔，写了几个字就注意力不集中，一会儿去抓笔架上挂的毛笔，一会儿去动两下砚台。

宜宁看了就说：“庭哥儿，要专心练字。”她心里有种风水轮流转的感觉，以往都是罗慎远监督她练字，如今有了个小鬼头也给她监督着。

庭哥儿看着她说：“你不是也在旁边喝茶吗？”他的一双眼睛真是好看，长得又大，睫毛又浓密。他把毛笔啪的一声放下了，不满道，“你喝茶我练字，这是凭什么？你的字又有多好看了？”

宜宁听着这般话后把茶放下，叫松枝过来给她铺纸磨墨，说道：“你过来，我写给你看。”

她没有别的话，提笔蘸了墨，端正地在纸上写馆阁体。

庭哥儿见她聚气凝神，手下写出来的字颇有风骨，非常漂亮，跟他的字帖写得一样好看。他有些愣愣地看着宜宁，宜宁觉得他的脸白生生的像包子一般，就捏了捏笑着问：“我的字好看吧？”

庭哥儿被她一捏，小脸微红地退了一步，“你……谁要你捏我了！我是男子汉，不能捏我的脸！”

“你不喜欢啊？”宜宁觉得他脸红可爱得很，继续说，“那我不捏你就好了。你别跑远了，

过来我教你如何运笔。”

庭哥儿就是不肯过去。

这时候有个人静静地走进来，站在暖房的门口，一团影子挡住了她的光。宜宁抬起头，看到程琅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直裰，俊脸如美玉一般，在这冰天雪地的冬日里莹莹生辉。他看到宜宁看着他，扯了扯嘴角道：“你可别这样看着我，是舅舅让我过来的。”

他已经是正经的吏部郎中，正五品的官，又不是什么游手好闲的世家子弟，平时没事做。宜宁倒也没有别的意思，喊了他一声“程琅表哥”之后，往旁边避了避。

程琅叹了口气说：“表妹是当真避我如蛇蝎了。”他长这么大，还没有受过别人这样的待遇。

宜宁嗯了一声跟他说：“表哥你太谦虚了，你比蛇蝎可怕多了——我听说京城里曾有位秦淮名妓，才色满天下。表哥为之一掷千金，包场听曲。后来不喜欢人家了，就撇到一边不理睬。这女子后来以毁容相逼，你也不管人家，可是有这件事？”

宜宁的语气算不上友好，程琅听了只是笑道：“倒也奇怪了，一个个开始的时候清高冷漠。到了后来就寻死觅活、死缠烂打，叫人厌倦。表妹实在是误会我了，这些事又不是我逼她做的。”

宜宁很不喜欢程琅这种对别人无所谓的态度，可能原来他是自己教出来的，总想关心他一些，不然别人她才不想管。

程琅拿了本字帖叫庭哥儿过来，让他照着练。庭哥儿坐过来的时候，他眼睛一瞥看到了旁边宜宁写的字。

“这是你写的？”程琅抬起头问宜宁。

宜宁淡淡地点头，程琅就微笑道：“你这是照着别人的字帖练的吧，字迹我有些眼熟。”

程琅天资聪慧，看什么东西都是过目不忘的。

宜宁从小到大用的都是罗慎远给她写的字帖，所以写字的笔迹也跟他有七八分相似，想必程琅是见过罗慎远笔迹的。

程琅已经把那张纸拿过来仔细辨认了，看了之后说：“是你家三哥罗慎远的字迹吧。”

宜宁听了觉得不可思议，他小时候就聪明，她却不知道程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她问他：“你见过罗慎远的字迹？”

“几年前在京城里遇到过他。”程琅放下纸，看着她说，“看来他倒是宠你。”

没有人会放任另一个人和自己字迹相同，特别是罗慎远那种聪明谨慎的人。

罗宜宁当然知道三哥对她好，但是这一向是她的感觉，从别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些说不出的意味。当她离开罗慎远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对自己的影响有多么大，言行举止，甚至是思维方式……她只是道：“你先教庭哥儿写字吧。”

宜宁不再想罗慎远了，想他又看不到他。

程琅教了庭哥儿半天，差不多完成了任务，说要告辞。宜宁让丫头送他离开。

她自己则去了小厨房里，卷了袖子准备做一种南瓜小点。

她最擅长做这种点心，蒸糯的南瓜拌了糯米粉，里面包着红豆沙和红糖，再用小火一煎，吃起来的时候外脆内软，咬一口就有甜香的汁液流出来。还是她很小的时候琢磨出来的，给别人一尝大家都喜欢吃，也就成了她的成名作。简直是老少咸宜。

庭哥儿练字辛苦，她是打算做给他尝尝的。

松枝在一旁给她打下手，笑着说：“还不知道您会做这个呢！”

宜宁心想，那是因为她原来在罗家的时候懒得很，但要说厨房的本事她并不是很强，做一做这些小点心可以，大菜就拿不出手了。

她做好之后装在了一只青瓷缠枝纹的白盘里，端着往暖阁里去了。

庭哥儿先闻到了香味，转过头往门口看。

宜宁把盘子放在小几上，用小碗盛了递给庭哥儿。

庭哥儿的小鼻子抽了抽，夹着那小饼有点怀疑，“这是什么做的？”他吃的糕点向来都是精致极了的，没见过这般不起眼的。

“外面是南瓜，里头包的是红豆和红糖。”宜宁看他犹豫不吃，知道他肯定是嫌弃不好看了，就道，“你若是不吃，那我拿走了？”

庭哥儿闻着觉得香，才小小地咬了一口，一股甜汁混着红豆的香味就流了出来。他是猫舌头，烫得跳了起来，不住地说好烫。一旁看着的佟妈妈吓坏了，连忙端茶给他喝，“您可烫得厉害？快让奴婢看看有没有大碍。”

庭哥儿抱着茶壶灌了几口水，又看着一旁站着不说话的宜宁，心里的委屈成倍地增长。这个人真是的，没看到他被烫着了吗？而且还是被她给烫着的，她就不会来安慰自己几句吗？为什么站在那里不说话！

宜宁则是觉得他不打紧，点心什么热度她当然知道。不过是庭哥儿格外娇气一些而已。

谁知道庭哥儿就抱着茶壶，眼眶热热地说：“你把我烫着了！”他小小的一个人，看上去委委屈屈的。

宜宁哭笑不得，只得过去摸了摸他的头，“那我给你道歉怎么样？”

烫着了当然要吹吹，但是舌头可是没有办法吹的。庭哥儿想通了这茬，又觉得生气实在是没有必要了。反正她都道歉了，他勉强点了点头算是原谅宜宁了。那点心倒是挺好吃的，他叫佟妈妈把他的小碗递给他，他还是要继续吃的。

身后突然有脚步声传来，宜宁回过头，看到是程琅走了进来。正想问问程琅返回来干什么，却看到程琅看着她放在小几上的盘子。

“程琅表哥，可是忘了带什么？”宜宁问他。

程琅没回答，而是从盘中拣了一块点心尝了，慢慢地咽下去，表情完全不对，似乎是有些震惊。

罗宜宁被他这么看着，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向他走过去问道：“你怎么了……”

没想到程琅直看着她，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低声问道：“这点心——你是跟谁学的？”

看到程琅突然这般动作，屋子里的丫头都十分吃惊。珍珠不由得跳起来，连忙要把程琅拉开，众目睽睽之下，他这是干什么啊！

“表少爷，您快放手！这……这要是让国公爷知道了不得了！”

宜宁被他掐着，心里猛地一跳。她怎么忘了，这点心是程琅最喜欢的！他小的时候，她就经常做给他吃。

程琅肯定是记得这点心的！

“我自己做的！”宜宁冷冷地看着他，扭动着手腕想要挣脱，“你放手，你究竟知不知道什么是男女授受不亲？”

他却握得很紧，几乎是掐得用力了，完全不像平日谈笑风生的样子，“究竟是谁教的？”见宜宁不回答，他又逼迫道，“你给我说啊！”

松枝在一旁急得不得了，“表少爷，我们小姐真的从未跟别人学过！我一直跟在她身边，我还能不知道吗？您赶紧放手，您把我们小姐的手都掐红了！”

几个丫头上来拉他，程琅终于甩开了罗宜宁的手，还是不肯放过地盯着罗宜宁。

宜宁扑倒在小几上，有点仓皇失措。她握着自己酸痛的手腕，突然有种无所遁逃的感觉。在这些熟悉她的人面前，一个毫不惹人注意的小细节就足以暴露她，置她于死地。这还只是程琅，要是陆嘉学跟她接触深了，凭他对自己的了如指掌……

宜宁开始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珍珠几个以为她是受了委屈，立刻围过来安慰她。

庭哥儿有些惊讶地看着这出，程琅表哥这是……欺负她吗？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要不要告诉爹，给她找回点场子，爹肯定会把程琅狠狠地训一顿。但是他又犹豫要不要帮她出头……

松枝却已经站起身，眼眶微红地看着程琅道：“表少爷，您不要以为我们小姐就是好欺负的！她虽然是从外面回来的，但也是英国公府正经的小姐。您这究竟是要做什么？怎么能这么失礼！”

程琅看着宜宁半天不说一句话，见她纤细的身体微微发抖，他心里混乱的情绪才慢慢沉下来。

是他失了分寸，明明……明明都死了十多年。那时候掉下山崖是找着尸骨的，没有假，但是他看到这点心的时候还是心神大乱，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别人不可能做出完全一样的东西。

“对不起。”程琅声音微哑，低声说，“我改日登门道歉，今日恐怕不能继续下去了……对不起。”

程琅转身就离开了暖阁，背影很快就消失在了庑廊上。

宜宁看着他就这么离开了，扶着松枝的手站了起来。她突然有点恨自己的粗心大意，本来……本来是能避免的！明明这个东西只有她会做，明明就是程琅最喜欢的，他自然印象深刻。她居然一时忘记了。

珍珠有些担忧地看着她，轻声说道：“小姐，表少爷他平时不这样的……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一个小丫头捡了块牌子过来道：“表少爷的腰牌忘记了……”

宜宁也没有反应过来，摇了摇手示意她们不用说了，半晌她才道：“今天这里发生的事……谁也不准给父亲说，都听到了吗？”

屋里的丫头面面相觑，就连庭哥儿都没有说话，出奇寂静。

外面白雪纷纷，大雪很快就掩盖了庭院中的花草。宜宁端着一杯茶静静地坐在床边，隔着隔扇，是珍珠和玳瑁在轻声说话。

宜宁无暇顾及她们在说什么，她在想问题。

前世她被陆嘉学除去。要是他知道自己没死，甚至知道她还完整地记得他那段不堪的过去……他会再起杀心吗？

她默默地啜了口热茶，心想以后只能更加小心了，一个破绽可以叫偶然，破绽多了却不得不让人怀疑。

魏凌下朝之后往宜宁这里过来。

丫头解了他的斗篷，魏凌身上带着外界湿冷的雪气，坐在宜宁身边笑着问她：“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怎么的，可是庭哥儿给你气受了？”

宜宁瞧他的手没有血色，把自己的汤婆子递给他暖手，“您别担心了，没有的事。”

魏凌其实不怕冷，边关冬日极寒，盔甲上都生一层寒霜的时候他都不觉得有什么。

他还是接过了女儿递过来的汤婆子。这外衬用的是粉紫色的漳绒料子，上面绣着团花，一看就是女孩用的东西，一股脂粉气。

魏凌忍着，把汤婆子握在手里，转了话题跟她说：“我入宫拜见皇后娘娘，她得知我刚才把你找了回来，赏赐了你一些东西。”说着叫人把东西给她搬进来，几匹缂丝和蜀锦的料子，

好些大大小小的盒子。

宜宁看向他，“您……皇后娘娘也知道我？”

“这是当然的，等以后爹爹带你去拜见她老人家。”魏凌瞧女儿睁大了眼睛，笑着说，“英国公府世代簪缨，你太爷爷还是开国重臣，咱们家一直是盛宠不断的。你又是我唯一的女儿，皇后娘娘自然要赏赐你东西了。不过现在皇上病重，宫里戒备森严，不然我今日就带你一起去了。”

他招了招手，叫人捧着个匣子上来，打开给她看，“这一斛珍珠最为名贵，每颗都有指甲盖大，爹爹送去给你做首饰好不好？”

魏凌抓了把珍珠放在她手上叫她玩。珍珠在她的指间滚动落在罗汉床上，的确是上等的珍珠，色泽柔和，光滑圆润。宜宁记得赵明珠的金项圈上就镶嵌了这么一颗。

魏凌居然给她弄了一斛回来。

抱着这些价值连城的東西，宜宁想起林海如也是这般对她的，心情略好了些，就笑眯眯地跟魏凌说：“谢谢父亲。”

魏凌一愣，她的声音自然是娇柔清脆的，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宜宁叫他父亲。这可是真的讨到了她的欢心？见女儿已经探身去看別的东西了，他把罗汉床上的珍珠捡起来，跟她说：“你祖母的生辰要到了。到时候做好了，你就可以戴着随着你祖母见客了。”

宜宁点头，又听魏凌淡淡地问：“明珠对你可好？”

赵明珠……不跟她针锋相对都是好的了，宜宁只是陈述事实：“明珠姐姐不太好说话，别的倒也没什么。”

魏凌听了心里冷笑。

赵明珠一向心高气傲，本来就是他抱给老太太，当宠物一般养着解闷儿的。而今京城贵族圈里，甚至是她赵明珠自己，都觉得她也是正经的英国公府小姐。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他把匣子收起来，“爹爹找人给你做首饰去。”说罢带着人出门去了。

魏老太太正在吩咐下人在院子里铺了席，收些干净的雪水存着煮茶，就看到赵明珠和几个丫头笑笑闹闹地过来了。魏老太太看到她身上落了雪，忙拉着她坐下，亲自给她捂着手暖和，怪她道：“在外面玩什么呢，手都冻得冰凉了！”

赵明珠笑着凑到她面前，“外祖母，嘉柔和我比折梅枝，谁折的梅枝好看，就得一袋金豆子！我赢了她两袋金豆子，她气呼呼地回去了。”

魏老太太又道：“不就是两袋金豆子吗，平日给你的那些金器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赵明珠说：“我自然也不在乎那个，但总是觉得好玩嘛！”

这时候宋妈妈挑了帘子进来，跟魏老太太说雪水已经储藏好了。她看了看靠在魏老太太身边喝茶的赵明珠，犹豫了一下说：“老太太，外院伺候庭哥儿的丫头刚过来，跟奴婢说了

今日的一件事……”

魏老太太点头，“你说就是了。”老太太让人端了一碗剥好的山核桃出来给明珠吃，山核桃更香更脆，明珠挺喜欢吃的，就是很难剥。她每日叫人给赵明珠剥小半碗，赵明珠却有些吃腻了，有一下没一下地吃着，抬头看宋妈妈。

宋妈妈这才继续说：“国公爷……请了程表少爷来教庭哥儿，却是在小姐那里授课的。程表少爷一直在那里，下午的时候才出来。”

魏老太太手微顿，赵明珠也从魏老太太身上起来，“程琅表哥今日来了？”

魏老太太面色不变，压下了赵明珠的手，问宋妈妈：“魏凌这是什么意思，他可是想撮合宜宁……和程琅？”

宋妈妈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应该不会吧，国公爷早知道您有意让明珠小姐和表少爷结亲的。就算有这个打算，也会来找您商量商量才是。”

赵明珠心里猛地一跳。

虽然她心里真正喜欢的另有其人，但魏老太太撮合她与程琅，她也并不是对他毫无感觉。更何况她也知道，能嫁给程琅已经是再好不过的，程琅年纪轻轻就是吏部郎中，以后入阁拜相也不是没有可能……

“外祖母。”赵明珠有些无措地看着魏老太太，“要是舅舅有意让程琅表哥跟宜宁妹妹一起，那我该怎么办……”

魏老太太也不知道，她有点生气儿子的这般举动。宜宁地位尊贵，以后再给她说好的亲事也不是不行。但是明珠已经到了待嫁的年纪，程琅是她早就给明珠瞧好的。满京城的人都看着，她只盼着赵明珠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结果魏凌却来打岔？

魏老太太深吸了口气，看着赵明珠问：“你老实跟我说，你可喜欢程琅……程琅，可又喜欢你？”

赵明珠有些茫然，程琅……喜欢她吗？

应该是有些喜欢的吧，寻常的女子他早就不耐烦了。她跟他也算是有一起长大的情分在，比别人好多了。但不管程琅喜不喜欢她，他总不会喜欢罗宜宁的。罗宜宁除了有个正经的小姐身份，她还有什么？

“他对我倒也好……”赵明珠说，“但凡我要什么，程琅表哥都没有推辞过。前日看到宜宁妹妹拉着程琅表哥说话，宜宁妹妹似乎是喜欢他的。”她拉住了魏老太太的袖子，“祖母，是不是宜宁妹妹喜欢，我就不能再喜欢了？”

魏老太太看她神色忐忑，便道：“你怕什么，事情总有个先来后到，何况你跟程琅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自然深一些。”魏老太太握住她的手，“你有我撑腰，我也不会坐视你被人欺负的。”赵明珠离开亲人身边陪了她这么多年，魏老太太甚至有时候都忘了，赵明珠

只是抱养来的。

她十分疼爱赵明珠，平时有人欺负赵明珠，她绝不会坐视不理。要是魏凌一碗水端平了还好说，但她如何看不出来，魏凌就没有把赵明珠当一回事儿。她要是再不护着她，那她从小养大的明珠该怎么办？

魏老太太让赵明珠回去后，派人出去打探消息。到了晚上，宋妈妈从回事处那里回来了。跟魏老太太说魏凌拿了一斛极品珍珠给宜宁做首饰，还有几匹上好的布料，都是贡品级别的好东西。魏老太太脸色淡淡地问：“可有说给明珠做？”

宋妈妈看老太太手里盘着一串玛瑙珠子慢慢数着，没有说话。

魏老太太把玛瑙珠子放在了小几上，玛瑙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她淡淡道：“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等宜宁次日再给老太太请安的时候，总觉得她对自己的态度冷淡了许多。

宜宁从丫头的托盘上端了魏老太太惯常喝的血燕粥给她，只听老太太平静地说：“今日我不喝粥，你端给你明珠姐姐喝。”

她是哪里惹老太太不高兴了吧？这态度分明是在惩罚她。

宜宁定定地没有动，珍珠却上前一步，从她手里把粥接过递给赵明珠，屈身笑道：“明珠小姐慢用。”

宜宁看着赵明珠低头喝粥，似乎突然有些明白了。她在魏老太太身侧坐下来，就听到魏老太太幽幽地道：“宜宁，你可知道‘孔融让梨’的典故？”

罗宜宁其实一向很喜欢老人的，可能是受了罗老太太影响的缘故。但她也知道，罗老太太只有一个，终究……终究是不会有人像罗老太太那样毫无缘由满心宠溺地偏向她。她语气平和而淡然地说：“宜宁知道这个典故，却不知道祖母提这个典故是何用意。还望祖母跟我明说就是了，宜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倒也不用猜来猜去的。”

魏老太太看到她抬起头，这丫头看似柔和，但要是生气起来似乎也是有点脾气的。

她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宜宁今日早早地就回去了。

生气倒也不是特别生气，毕竟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她也不想再在魏老太太那里留下去。她关在房间里练字，珍珠见了轻手轻脚地退出去，把隔扇给她轻轻地带上了，叫小丫头不准打扰宜宁。然后她去了魏凌那里，把今日发生的事跟魏凌说了。

魏凌听了心里怒火压都压不住——母亲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能跟宜宁说这些话！

他衣裳都没换就去了魏老太太那里，看到魏老太太正在对账本，他直接让下人退下去，他要跟魏老太太好好谈谈。

魏老太太放下账本道：“我没让人去找你，你倒是过来了。”

魏凌看着魏老太太许久，才说：“母亲，您是不是忘了赵明珠是什么身份，莫不是给您养久了，还真是养出感情了？您对她好我不反对，但绝不能越过宜宁去，宜宁才是您的亲生孙女。以后也是我英国公府唯一的小姐，没有赵明珠什么事。”

魏老太太听了他这话自然也不高兴，冷冷道：“明珠怎么了？明珠再不济也是离开亲人身边陪了我十年。你这些年南征北战的家都少回，要不是还有明珠在我身边替我尽孝道，我怎么过？！如今你把亲生女儿找回来了，难道我又对她不好了？我对宜宁也不差吧，只是你也偏心太甚了，程琅本来就是我与明珠先看好的，你却为宜宁打算去了。再说你最近给宜宁新做衣裳首饰，可又想过明珠了？”

魏凌冷冷一笑说：“她是离开亲人到您身边养了十年，这十年里没有人亏待她吧？府里怎么也是锦衣玉食地宠着她。我看她倒是在我们家待得很舒坦，连自己的生母都不愿意认了，不如您现在问问她愿不愿意回去？她要是愿意走，那我也不说什么了。再说我偏心宜宁又如何了？一个是我的亲生女儿，一个不过是抱养的，我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没错吧？”

魏老太太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她这个儿子平日话并不多，她很少听到他这么连续地长篇大论。听他说得多些，她心里的怒气也消散了些。

魏凌继续说道：“我是想过宜宁的亲事，也想过程琅合不合适，但这与宜宁何干？那些为宜宁新做的衣裳首饰，也是皇后娘娘赏赐宜宁的，凭什么要拿来分给旁人？再说您这些年为她置办的东西还不够多吗？恐怕宜宁房里的东西都比不过她吧？”

魏老太太被他这么一说，句句都是在理的，她自然也无法反驳。

她听了就叹了口气道：“便是这么说，你也不要太偏心了。明珠她是赤子之心，为人单纯。但她也是个可怜的……她家里又是那样的情形，你也体谅她一些吧，总不能让她回头过那等苦日子……”

“她本来就on应该过那样的日子！”魏凌突然打断了魏老太太的话，“要不是我抱她回来，她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宜宁又不可怜了？她从小就不知道自己是英国公府的小姐，被别人欺负，要不是我把她找回来，她在罗家还不知道要怎么样！”

“您要是真的对我偏心有意见，来找我说是就是了，为什么要跟宜宁说？她心思敏感，您说了她就记得，就会伤心，但她又做错了什么？”

魏老太太半晌说不出话来。她想到宜宁那双带着小窝的软软的小手，想到宜宁早起来给她请安，明珠还没有起来，她就端正地乖坐着，望着她墙上那幅画说是董其昌的真迹。她也有了些愧疚，是她太急着护明珠了。

“你……你也是。”魏老太太叹了口气，“你要让她们和睦相处，也不该偏心了。明珠送给宜宁的珐琅花瓶，可是你觉得不好，给退回去了？明珠记得这个，自然也会不高兴。”

魏老太太不说还好，她一说魏凌就更怒了。

这个赵明珠，他还没有因为此事去收拾她，她反倒把这件事捅到了魏老太太这里！

魏凌又是冷笑，“母亲，倒不是我说您，您可是糊涂了？那赵明珠房里有多少奇珍异宝，非要送宜宁一对普通的花瓶，这不是摆明了轻视宜宁吗？我给她退回去算是我看在您的面子上忍了，要不是您在，我当即能把东西摔在她面前您信不信？”

魏老太太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魏凌继续道：“以后赵明珠要是再敢如此，我肯定把她赶回去。您不高兴我也不会理。”他接着说，“毕竟我才是英国公，家里还是由我做主的。”

说罢魏凌站起身，小厮给他披了斗篷，他径直走出了魏老太太的房间。

宜宁可不知道她爹去帮她说话了。

她练字的时候听到动静回过头，就看到魏凌静静地站在她身后，竟然一直没有说话。

宜宁直起身跟他说话：“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话还没有说话，魏凌却突然伸手抱住了孩子。

宜宁猝不及防被他抱住，她闻到魏凌身上有种松香，其实挺好闻的。想到珍珠定是跟魏凌说了什么，她道：“父亲，我真的没事的。”

魏凌顿了顿，声音很低：“爹爹知道。”他头先怕吓到女儿，一直不敢抱她。但今日心里却格外怜惜她，甚至比她在罗家的时候还要怜惜。可能因为这件事是因他而起的，是他没有保护好他。

他又久久不说话，最后才说：“爹爹把你找回来的时候，跟你说过不会要别人欺负你……”

“万事无绝对。”宜宁只是轻声说。她从没想到到英国公府之后真的就全无阻碍了，所有人都喜欢她，这是不可能的。

魏凌摸了摸她的头发，什么承诺的话都没有说，说什么也没用。他坐了下来，“明珠是你祖母养大的，所以她十分偏袒明珠。你没来之前，她在英国公府就可以横着走了。”他说道，“以后她若是对你有什么不好的，你直接来跟我说便是了。”

那时候他必然不会再手下留情了。

静安居那边，魏老太太却越想越觉得心里过不去。

她让宋妈妈寻了伞过来，她要去宜宁那里一趟，宋妈妈劝她雪天路滑，魏老太太却不听。宋妈妈只能叫小厮抬了软轿过来，轿子一路去了宜宁那里。魏老太太下了轿径直往西次间去了，丫头想要通传，宋妈妈却伸手示意她不要说话。

魏老太太看着烛光，站在了西次间的门口。宜宁在和魏凌说话，不知道说到了什么好笑的事，两人都笑起来。一大一小的两张脸，笑起来神态格外相似，眉梢的痣也是一样的。

魏老太太这般看着，心生亲昵。这的确是血脉里的亲情。

宜宁却看到魏老太太站在门口，笑容有些收了起来，没有像面对魏凌那般放松自如，全无防备。她有些拘束地喊道：“祖母。”

魏老太太见此，心里重重地抽了一下，宜宁还是个半大的姑娘啊！被人所伤了自然会防备，自然就没这么亲近她了。明明宜宁刚回来的时候，对她也是这么亲近的……

魏老太太强颜欢笑，“我就是看看……没事，你们父女接着说话就是了。”

魏老太太看到魏凌连看都没有看自己，转身离开了。等到了轿子上，她突然咳嗽了几声，宋妈妈忙问：“老太太，可要紧？”

“该是伤寒了，没有大碍。”魏老太太闭上了眼睛，软轿的速度因此加快了许多。

静安居里，赵明珠还在等她，见魏老太太进来了，立刻拉着她的手问道：“外祖母，您今天见了舅舅，他……他是什么意思？”

魏老太太重重地咳嗽了几声，看到赵明珠一脸焦急，很想听到她的回答的样子，她突然觉得有点失望。

她明明病了，赵明珠却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反倒只关心她的事。

“没事了。”魏老太太还是不忍心，淡淡道，“你舅舅没有这个意思。”

宋妈妈扶着魏老太太往内室里去了，赵明珠微微一愣，才跟了上去。

因着这件事，魏老太太从自己的库房里寻了好多东西送给宜宁，且每日都派人往她这儿送各种样式的点心。宜宁当然不可能跟老人家记仇，过了也就算了，就是再也没有头先那么亲近了。

魏凌却没有轻易放过赵明珠，他跟回事处的人说：“明珠的丫头多了，一般的郡主也没有她这样的排场。”然后把赵明珠房里的丫头拨了一半出去，平日的用度也减了一半。但是宜宁房里要用多少还是多少，超出的英国公看到从来不说，甚至还亲自挑选了丫头送到宜宁那里帮她管着。但凡宜宁有什么要的东西，英国公的吩咐也是最快传下来的。

要是以前魏老太太肯定不同意，这次却没有说话，任魏凌做了。

赵明珠在屋子里气得说不出话来，她长这么大，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她跑去魏老太太那里哭诉，魏老太太却紧闭着嘴唇不说话，只是安慰地抚了抚她的头。这是魏凌的意思，她不能干涉。而且明珠用这么多丫头……着实也不对。

赵明珠觉得魏老太太最近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冷淡，心里很难受。她自然也是把魏老太太当作亲人看待，她开始撒娇讨好，魏老太太才逐渐对她好了起来，眼看着跟过去没什么两样了。

府里的管事和下人却因此都明白了，这个抱养的小姐，和人家真的小姐还是没法比——英国公可不会宠着一个没血缘的伪小姐。

而庭哥儿那日纠结再三，还是没有跟父亲说。不过因为程琅接连好几日都没有来，他轻松多了，也不用练字，整日去找赵明珠玩。

宜宁也感觉到了管事们对自己的变化。

魏老太太的生辰没有几日了，这次是整寿，要大办的。

宜宁准备做一个绣屏的，虽然不贵重，却也是她的一番心意。她找了回事处的管事过来，说要给魏老太太预备生辰礼，要他们准备一架围屏。没想到第二天管事就送了四五个围屏过来，让她挑一个最好的出来用，态度恭敬半点不敢怠慢。并说：“小姐要什么，尽管跟小的说。国公爷吩咐过的，别的都可以少，不可少了您的东西！”

宜宁哭笑不得地让他退下了，她只是要一个围屏而已啊。

到了老太太生辰那日，府里早早地热闹了起来。宜宁一早去了魏老太太那里，魏老太太还在梳头。赵明珠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坐在魏老太太旁边了，她一身浅红色遍地金通袖缎袄，梳了发髻，戴了凤衔珠的金簪，耳朵上戴的赤金耳珥衬得她肤白莹润。赵明珠本也长得漂亮，这样一打扮更是容光焕发，明艳照人。

魏老太太拉了宜宁过来看，宜宁的风格一向比较素净。她今日只穿了件浅粉色杭绸缎袄，袖口绣着漂亮的百吉纹，深蓝色的湘裙，头上是嵌翠玉的镂空金簪。她已然是五官略长开了，一双杏眼水润清澈，宛如春光倒映池水之中，粉嫩如雪的肤色，看着就有种清灵逼人的感觉。

魏老太太暗自吃惊，这孩子真若是做了艳丽的打扮，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别说魏老太太了，宜宁有时候对着镜子里看这张脸都觉得漂亮极了，不由得想宜宁的生母顾明澜究竟是怎样的美人。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发觉得心惊，怕这等漂亮招来祸事，从来都不敢穿得出挑。不然谁又喜欢一成不变的素净。

她祝了魏老太太福如东海，寿比天长。魏老太太就笑呵呵地给了她一个红包。说道：“一会儿我带你出去见客，切莫紧张了。”

宜宁垂下眼，她自然不会紧张。

“宜宁妹妹该穿得更鲜艳些。”赵明珠在旁说，她如今和宜宁熟些，就算不喜欢宜宁，但总算能说上几句话了，“不然叫别人看了，还以为咱们没有好好待你呢。”

“明珠姐姐穿得好看就行。”宜宁微笑着说，“我年纪小，倒是不用了。”

赵明珠可不是鲜艳吗，欣赏水平该和继母是差不多的。

等到了时辰，宜宁扶着魏老太太出去了，宴堂设在正堂那边。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了，宜宁扶着魏老太太坐下，走到人前微一屈身，含笑道：“为给祖母做寿，我也献丑一回。”

她叫人拿了狼毫笔过来，俯下身笔尖微沉，一个游龙走凤的篆书“寿”字跃然纸上。